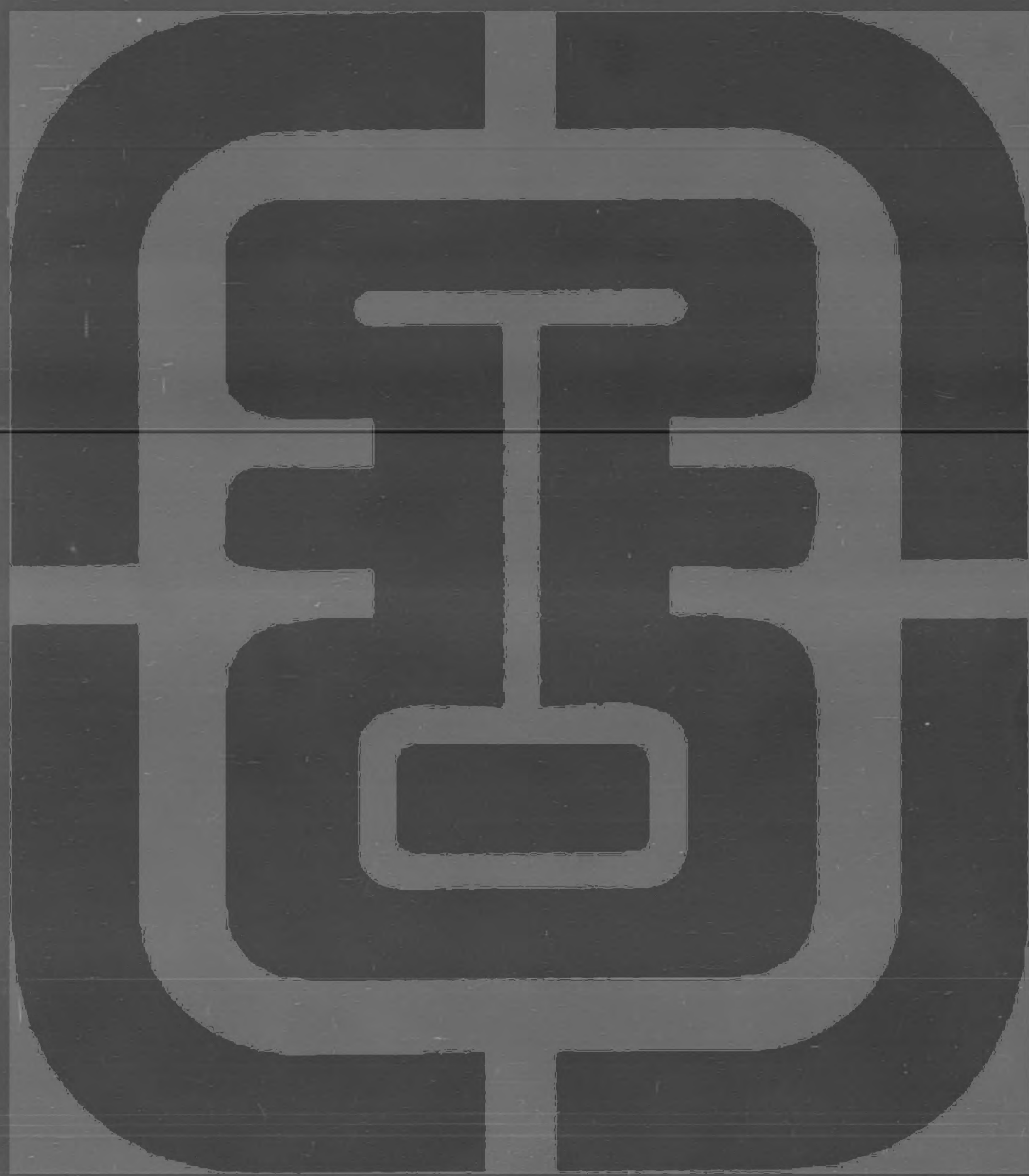


五代史

石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周本紀十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
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
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
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
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進几割
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
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韜
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

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
筭補為軍吏好讀閩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漢
高祖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
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
使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
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
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
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
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

幅巾短服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
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
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
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
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
出必有亡矢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
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
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
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
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

五原集卷十一
周本紀十一
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
為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
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
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
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
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
至魏州契丹遯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
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
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
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

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
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
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
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
密使院吏魏仁浦謀於卧内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
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
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
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内養龔
脫覘威所嚮龔脫為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
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

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
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辰及秦寧軍節度使慕容彥
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
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
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僚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
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武寧軍節度使贇
為嗣遣太師馮道迎贇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
王峻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
二月甲午胡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
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斌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廷美

揚溫為贇守徐州戊午次臯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
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
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

吳蜀諸國自立皆絕而不書此書
與其不屈于周語在十國年譜論

己卯馮道為中書令二月辛

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鼻骨支來癸丑寒食
望祭于蒲池蒲池佛也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

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鞏延美揚

溫不書死之
語在贇傳

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為德妃五月辛未

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廟號信祖

祖妣張氏謚曰睿恭曾祖諡曰明憲廟號僖祖祖妣申氏謚曰明孝祖諡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謚曰翼敬考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實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叅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程光毅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討加有罪漢之於周攻自晉州云自晉州者見漢兵當誅罪人于京師自義所得誅漢來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許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展克崙嵐軍二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程光毅罷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為大內都點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彥超投井死故不書伏誅壬午赦兗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為商州司馬三

月甲申封榮為晉王

不書子者榮於禮不得為子不書子則丙當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周人所共諱

戊鄭仁誨罷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為右衛大將軍樞

密副使夏六月大雨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

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為奉迎坤主

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四廟

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

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

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

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

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罷是日皇帝崩

于滋德殿

年五十一書是日連上文嫌無崩日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周本紀十二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
 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
 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
 奇善騎射畧通書史黃老性沈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
 榮為左監門衛大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
 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
 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節度使檢校大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來

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
卜以來年正月丙子朔旦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
視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

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於書封晉

王正其非子矣其餘假竊嗣君之禮不待譏貶而可知矣故皆無異辭也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

為樞密副使二月庚戌田鵬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為大行

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為鹵

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

為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

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不曰伐曲在周不可以大小為言故用兩相攻

為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晏戰于高原敗之

與其不屈于周不與其稱帝故書姓名追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壬寅

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

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

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

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沁

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

軍李勅殺其刺史趙臯叛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

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畧來
 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
 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高陵庚午至自太原
 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禦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
 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
 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

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依古者匹梁末帝晉
 出帝即位踰年宜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

宗皆仍稱先帝年號終其世不改而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
本紀無譏者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

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
 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

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
 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
 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
 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
 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
 寅重進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
 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荅壬午景使其臣鍾謨
 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
 都軍頭袁彥為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

書是月見取
 三州不同日

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畧來
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
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
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禦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
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
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

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依古者四梁末帝晉
出帝即位踰年宜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
宗皆仍稱先帝年號終其世不改而本紀無譏者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

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
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

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
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
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
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
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
寅重進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
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荅壬午景使其臣鍾謨
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
都軍頭袁彥為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

書是月見取
三州不同日

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囚
 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滁州復
 入于唐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菑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
 左散騎常侍王朴為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辛
 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

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書殺景臣而不書晟死蓋已深罪周殺忠臣則晟之死節自著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

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壽州不書劉仁贍降事見死節傳蓋仁贍實不降故書周自克

之爾克者難取之名也壽難取則見仁贍之節著不書死之者仁贍以自病死以其至死守節故列之死節傳夏四月

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用彭城

郡夫人劉氏為皇后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秋

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為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

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為大

內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

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居身

其地而來降者書附再遇廷謂雖以地降既降而不居其地故不書附而書降廷謂不書叛事見南唐世家丁丑取

秦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

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守四十餘日乃克之其不走不降可知

知故予其死本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及李遵彥卿昭業皆以事迹不完不能立傳然所貴者死爾本紀著其大節可

矣二月甲寅取雒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朔如秦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為界并前所得通十四州耳書之見其本志所止三月辛亥李景來買

宴夏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田鶻

達靺遣使者來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秋七月

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九

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莆謁散來冬十月丁酉括民

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貞使阿辨來三

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

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給銅魚甲戌北征是月吳

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

丑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為雄州州縣廢置不書此書

重復中國故地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於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得時日今信安軍是也五

月乙巳朔取瀛州復中國故地故不書契丹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立

皇后符氏符氏無國爵不曰立符氏為皇后嫌同於不正也蓋其位先定而後娶故書曰立皇后符氏文理宜然無褒貶也

封子宗訓為梁王宗誼燕國公戊子占城使莆謁散來

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三十九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為

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
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
范質為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為禮儀使兵部
尚書張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謹為儀仗使宣徽南
院使判開封府事皆居潤為橋道頓使秋七月丁未戶
部尚書李濤為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為判官八月庚
寅封弟熙讓為曹王熙謹紀王熙誨蘄王壬寅高麗遣使
者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冬十一月
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在鄭州管城縣高麗遣使者來七

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

宋興五代之亡所書不同隨事為文爾梁亡見唐之速漢亡見周之遲也唐欺天下以討賊周欺天下以立贊故書

梁王見唐之立速則知其志不在討賊也漢亡見周之立遲則知立贊者偽也唐亡無辭莊宗之弒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愍帝之奔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其亡也不可以屢書故不書也晉亡曰契丹滅晉明言以深戒周曰遜于位遜順也

能順乎天命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喪亂之事無所不有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

之友珪及唐戕克寧而殺存又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
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
之倫幾何其不垂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

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
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
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
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
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
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
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
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
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
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皆習
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
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
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
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
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
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踈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搯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持然行義未必得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劄暴多殺戮后每誡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擲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充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嘗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復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冊為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法未嘗少

五不史卷三
梁家人傳一
莊
懈太祖以為愛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
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
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
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為梁功臣帝為王時以
婦聘之帝即位將用妃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
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用為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為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唐
莊宗入汴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

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
而度為尼賜名擔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
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
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
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
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
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
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
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

封友文為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封友璋初為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珪時為鄆州留後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綏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鎮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宴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逆之呼太祖曰朱三

爾礪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嘗居礪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為宣武軍以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

聚男女雜亂妖人毋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
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
反伏誅末帝始踈斥宗室宗室皆友及貞明四年友能以
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
赦之降為房陵侯友誨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
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王莊宗入汴皆見
殺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
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愠不形於色太祖以為軍校善
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

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
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
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為博昌屠之
清河為之不流戰於石樓兵敗友寧墮馬見殺友倫幼亦
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
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
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
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圍
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礬山晉人乃却友倫西
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

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為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為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閣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入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後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譴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攻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後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

下虞侯朱友恭讒之太祖以為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克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揚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費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畧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

佛山瑾走

此怒字

不讒之太祖以為瑾可追而友裕

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

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交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

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

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揚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

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費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

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大祖初鎮宣武畧地宋毫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

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

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

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

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慰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為圖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牀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裊襪裹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群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太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

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延諤進刃其妻及已延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為庶人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為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蓋久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亡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弒君友珪以子弒父一也與弒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二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
 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嘗從征伐
 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
 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
 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
 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
 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向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
 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

分曲直不若歛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為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為此乎昔公亡在連鞞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顛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後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

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

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為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答劉叟于宮門莊宗

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
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
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
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冊乘重
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
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
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
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
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
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

此是闕字

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
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
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
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
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
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
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
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弟為
佛寺為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弟常與后
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日遣

姬妾出入中宮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踞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臘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後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

懼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後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太半至嬰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

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
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
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
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
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
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
者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
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
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
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

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
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
名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
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
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
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
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懇求離婚
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晉高祖反
時為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

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

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為寺僧所殺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詔而笞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為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為馬步軍都虞侯李存審敗梁軍于

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舊縣嗣肱後存審救舊
梁軍解去嗣肱功為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
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
諸州皆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
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為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
克脩為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而克恭
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
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
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

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懇
而出奔行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
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為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
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靺入破黃巢克寧未
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為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
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
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王子累公等
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
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

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顯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剷悍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

於羣言遂至於禍都虞侯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也存美存乂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

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乂歷建雄保大二
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妇人擄千郎用事自言
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
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
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
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
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
翁稱冤言甚懇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千
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
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

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
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
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
太原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
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
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為山僧異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為
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
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
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
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

申王存义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义原本似千字匡建在景大

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揚千郎用事自言

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

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

求官爵存义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

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

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义過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

翁稱冤言甚悲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千

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

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

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

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

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

太原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

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

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為山僧異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為

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

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

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

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為之所以安人情
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
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峽繼岌母曰
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為北都留
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
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
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南
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
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

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
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
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
衍憊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
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岐青犢白良入成都王衍乘竹
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擊首肉袒銜璧輿觀群臣衰
經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壁崇韜解縛焚襯自出師至降
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
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
官李從龍衣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為典謁從龍衣等

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為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峽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為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南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

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憇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

祖字誤是祖字

行乘竹

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擊首肉袒銜壁輿襯群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壁崇韜解縛焚襯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龍衣監中軍高品李延安呂知柔為典謁從龍衣等

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已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闐然由是後龔象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後龔象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為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方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後龔象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豐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後龔象等泣曰今有密教

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及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龍表勸繼岌馳趣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籤斷浮橋繼岌不得度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

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蹈面以俟繼岌面搗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闍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峽皆為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七帝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示無定法也

原本述字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五代史卷第十五

唐明家人傳三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和憲武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

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
 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必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
 子是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
 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
 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
 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賣梁故將
 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
 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召告明宗而納之王

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
 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
 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
 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
 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
 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
 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
 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
 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
 妃故封拜官爵廢帝即位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

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呂又見誅出怒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

下廢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為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為廟詔立高祖太宗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

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後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呂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

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

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為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勅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璟以為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曰為不可遂殺

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曰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曰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曰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趨父其從於君者以辭其君曰子不可曰歟父顛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曰歟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

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後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秦王從榮天成元年旨檢校司赴無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

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旨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册出載册曰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旨為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令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

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
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
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
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
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
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
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
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
請自節度使目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呂軍禮庭參其
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

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
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
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匹至三匹又
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
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
試作征准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諸王
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
翰林學士崔棻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
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
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擢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

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而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已

而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立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為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

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閣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為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贇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斂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贇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

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
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
事若此慙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
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
從敏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
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士重誨
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內皇城戶參軍賜死重誨
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
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廂都指揮
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
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貢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
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饒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
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隴
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
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
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
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

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後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後溫大
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後
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兒豈可繩之以法後溫由
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籍歿其家貲數千萬
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
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
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
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
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軍
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
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
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
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四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廢帝皇后劉氏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吕后故用事受賕掠人目之在郟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侯張令昭吕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吕令昭為右千牛衛將

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
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呂
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
廢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
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為亳州團練
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
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
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
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
曰為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
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邑藏竄門者禁止
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
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
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
后曰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忌別嫌而明微
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遺垂而宗廟朝

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後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後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臣不別所臣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臣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晉家人傳五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臣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臣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

崩故后詔高祖世亦無用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用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臣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曰屬我我素曰

為其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副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奉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感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

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恐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為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妄言張彥澤傳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址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大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大晉翰之社稷不幸先皇猷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

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昊震怒中外携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臣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遺其將崔廷勳臣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臣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弑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北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呂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呂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傷父老爭持牛酒為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

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月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

泣下悲不自勝爭呂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陁取
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
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呂尚幼永康王馳
一騎取之呂賜禪奴陁虜地尤高涼虜人常呂五月上陁
避暑八月下陁至八月永康王下陁太后自馳至霸州見
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呂為生永康王呂太后
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
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
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呂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二
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

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
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
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
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跣跪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
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
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
夫人出帝太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後出帝北遷自遼
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面颺之
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

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呂巧佞為安重誨所喜呂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驩甚乃為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呂為后是日呂六宮伏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群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酸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

聲聞于外后既太專內寵封拜宮官尚官知客等皆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晉遂呂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宮中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呂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呂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

重父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
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贇萬
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
疎也高祖孝元皇帝弟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
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及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
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
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
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
高祖及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
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

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傳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
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爲彰聖右弟三都指揮使領常州
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脂免吾兄
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
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
敬德皆爲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
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

皆贈太尉敬儒始曰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贇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曰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曰其皇叔不能

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曰警之契丹犯邊敬贇後出帝幸澶淵使曰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曰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

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
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
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呂故左金吾衛將
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
王重進號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字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
呂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
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
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
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

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
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
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呂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
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
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重睿爲人貌類
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
使拜道於前因呂宮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
皆知其呂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呂國家多事議立
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

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
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
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
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煦延寶
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
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
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
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
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斂趙在禮所積鉅

萬爲諸侯之取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
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
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弟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
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
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
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
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
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吏所
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荅曰頃王從珂
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

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後帝北遷不知其所綏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呂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呂爲叔伯父呂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踈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

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呂謂人道算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呂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菴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

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曰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超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曰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曰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曰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漢家人傳六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傭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傭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曰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曰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用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替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

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
師傳延問正人呂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
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揚邠史弘肇等議已
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
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旨爲不
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閉門邠等死周太祖起兵兵
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
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呂
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呂出遂
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

公贇爲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
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誥曰侍中
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
惟臣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
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高祖二第三子第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
贇高祖愛之呂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
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

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呂謂漢大臣
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
色皆沮呂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
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
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
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
君呂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
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呂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祖
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呂卧榻昇承勳出見群

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以為
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
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
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
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
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
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
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
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呂書召道先歸
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贊謂道曰

寡人此來所恃者呂公三十年舊相是呂不疑道默然贊
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
道已去郭崇幽贊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
侯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
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呂徐州節度使贊高
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
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應分土之
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
贊呂幽死初贊自徐州入也呂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
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
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呂刺史并詔贊赦庭美
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
元年呂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相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爲贊
於漢非嫡長特呂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
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
爲贊守孤城呂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
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
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呂死也當王彥超
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

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後弟也高祖鎮太原且信爲興捷軍都指搆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揚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寮佐曰吾嘗爲天無眼而使

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且勸我一枉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

位追封蔡王

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尔

速字或是述字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七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呂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呂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

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
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
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
旨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亡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
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
高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
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晏於高平遂
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
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謬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
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
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
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
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
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
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
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
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旨歸潞
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旨爲子過於所生居五

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二瑀呂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關進超歿于虜中妃廢居洛陽漢高祖由太原入京師太祖後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二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弟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弟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弟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呂緣情恩且悼徃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勤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郟王信司徒祀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亡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八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呂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字克讓呂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算設言弟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呂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宴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

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

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
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
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
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
於是決反而漢追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
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
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
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
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竒之為加慰勉以歸
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
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
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
特英銳聞后如此益竒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世
宗即位冊為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每怒左
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
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
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
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
於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
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群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

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

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
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
蓋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
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梁臣傳九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
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
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
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
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學工書擢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
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

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
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
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
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
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
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
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
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
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
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

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
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懇辭以
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
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
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
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
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弑翔之謀
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
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沈有大畧
後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

書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被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内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思其圖已不欲翔居内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

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揚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揚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思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疑軍疑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

言今急矣勿以為對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為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瑋張晁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

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柰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兵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晁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雍城而垂門發鄆人

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雍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輦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

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日翼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後容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召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揚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為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擲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

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後周山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疆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揚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

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疆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

陽字是傷字

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劬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洧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龍衣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
周山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
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
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
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
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
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
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
揚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

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
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奔梁從太
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
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劬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
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
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洧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
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龍衣李罕之於河
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流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脩以降梁太祖遣後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後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後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後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後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後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後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後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後周代言後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閤門以待晉兵攻之後周以精兵自閤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後

周後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後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後周兗州留後以充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後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泲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後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後周略地山東下名州斬其刺史刑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後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後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後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

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後周為宣
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後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
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
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
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後周怒曰兵在上
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
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鷓堤仁恭
大敗斬首三餘萬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
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鄴洛以牽之後周遽還敗
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

後周恭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
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後周家屬為鄩
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後周攻鄩後周
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
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
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驍
勇善騎朕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晁柵又以騎
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晁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
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

代唐實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
攻宿州葛後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後攻
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
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
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
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
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
溥俱出遂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
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
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
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
虞候太祖攻徐克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後葛後周攻
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鷓隄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後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
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
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
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
宋州刺史未至卒於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賴仁愿

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
仁原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為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為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
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
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
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
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
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

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每戰
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
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
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
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
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
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
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
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

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
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
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
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人
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
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以為牙將太祖初就
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
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
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

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
彥卿皆天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鳥

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

傳字原本傳字寫

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請欲遷都洛陽而昭

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

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

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折屋為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

傳字誤寫如前

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温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

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
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
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
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人
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
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以為牙將太祖初就
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
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
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

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
彥卿皆天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鳥
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非軍使彥卿乘鳥馳突陣前太
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
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
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
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折屋為椹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
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
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
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
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
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
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
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
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
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
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

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五作史乘三

新臣傳十

三

